

权力场

钟道新 等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力场 / 张志忠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

ISBN 7-80009-709-9

I. 权… II. 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8775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8.25 字数: 710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80 元

目 录

官欲 肖仁福 (1)

在外人眼里,组织部是一个帽子工厂,他们在给别人批发帽子的时候也会顺便给自己预留几顶……只要有来头,在组织部转一圈出去就是县长、书记,再混几年就是副市长、市委常委……

秘书长跟你打得火热,是不是又要你给他抬轿子吹喇叭了? 东方晓说,党和人民专门安排我们这号人抬轿子吹喇叭,我们不抬谁抬?

一个公务员的风流案 石钟山 (62)

高松一出来,就被一个小姐拥着走进了一个单间……,高松和那位小姐两人脱得一丝不挂,高松搂着女人,闭着眼睛,嘴里仍在胡言乱语地说:来吧,来吧。

首先清醒过来的是女人,她惊慌地从高松身上滚下来,胡乱地穿自己的衣服。

为了安全,那位朋友在外面替高松站岗,高松完事之后意犹未尽,又要了一个……

有人也许会说,高松嫖一次娼就是腐败……同志们,别忘了高松是被人请去嫖娼的,花的不是他自己的钱,人

家为什么请他嫖？还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权！

咱俩谁是谁 朱苏进 (91)

白浪吓了一跳：此女年轻时艳名颇著，是首长院里的少女班头，如今怎么变得如此柔和起来？

宋玉真撂了个炸弹，瞧着四周人仰马翻的样儿，笑声从“咯咯咯”变为“吱吱吱”了，最后终于笑得跌在软座里，短裙翻出一大截，露出紧绷绷又十分柔滑的内裤，——桃红色！两条耀眼的大腿翘得比头还高。

寻找匿名者 南翔 (149)

书记是元老，校长是新锐，而且是上海引进的新锐，事实就有些微妙……上面的文件发下来，归党委的是方书记排头，卢校长排二；归学校的，是卢校长排头，方书记排二。

管好自己一块就是尽职了，不像我们，哪里是做事，整天就在琢磨怎么平衡，简直就是走钢丝。

校长收到一封匿名信，反映的是师大用人上的以权谋私，搞小团体主义，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在官场上，即使是别人认为清水衙门的学校，也需要调整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需要像一个嫩生生的演员，跟着老师迤迤到舞台……

即将远行 何继青 (194)

当代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当官这条道相比,其它选择皆属羊肠小道。羊肠小道的艰辛风险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付出太多而收效甚微……

如今一个人在位与不在位有着很大的区别,在书记前面冠个老字,既客气又明白无误……老书记的仕途注定不可能走得更远走向更高,要害也在于他极其敏锐深刻的政治头脑以及他那常常令人惊叹的政治谋略。

他认为一个人能把别人听起来深感可怕的话说出口,这个人便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含而不露,谋略在胸……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艾伟 (247)

陈琪说,讨厌,我决不会爱小王这样的人,他只知道拍殷主任的马屁,殷主任算什么呀?老实说我只要花点心思,他就……

不要追究啦,大家也就是在单位里爱爱,单位里的爱情总是这样的,就像单位里的权术免不了有点阴谋。

我在追女孩面前有点傻,请她跳舞,失去了平衡,一滑就摔倒了,紧接着陈琪也摔倒在我的身上,他用手提了一下裙子,我看到美腿在裙子里面……

败节草…………… 李佩甫 (292)

李红叶目光直视着他说：你还有一个字没有说，就是能毁掉我整个青春的那个字，我等着你说呢……

就在这时，李红叶伸出她那抹了指甲油的纤纤玉手，一把把他从沙发上拽了起来，拉进了内室说：脱吧……

他猛地扑了上去，先是用两只手促住了她的两只乳房，那滑软像热油一样一下子溅到他心里去了，他急切地埋下头……吻了这只，又去吻那只。

走路不能快，但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显得疲塌，显得暮气，这样以来，人们会发现，你交办的事情是可以拖一拖的，时间长了，你的话就没有人听了……

终极美貌 …………… 苗长水 (365)

县公安局刑警来了，顺着河道，很快又找到了其它的残块……法医断定这是一位少女的肢体……

被分解的姑娘的肢体间正是有这样的一种像京雁爹的皮肤上的气味，近似羊膻的汁香，夹杂泥土和桃树枝叶的天然芬芳。

邻居被这一幕惊得发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不敢出声。只见那女人终于把小姑娘狠狠地踢倒在地上，拽着头发在马路上拖。

权力场…………… 钟道新 (425)

建立官员的回避制度,本县人不得在本县为官。如今却只对县级正职有此要求。须知,官换得勤,则权落吏手。袁成吾边想边出了院子……

尤其是搞政治,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毛泽东之所以在建党初期能占据显著地位,就是以湖南农运和由此产生的秋收起义队伍作为基础。

读当时出版流行的“两条跟线斗争史”,他产生了更多体会,没有什么比政治斗争更讲究实力的了。

干修班的一位局长学员,考试得了 59.5 分,最后他亲自出面,于是老师提笔改成 60 分。老师后来对人说:我必须让他知道,这 0.5 分是我给他的……

D 城无雪 …………… 田东照 (551)

他们说的王大美人叫王玖丽,容貌出众,是人们公认的绝色美人……

诱惑有多大,胆子有多大。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因此就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不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说明即使有假,也要坚持。……你若坚持原则,将同一把手形成对抗。……

你入了 D 城官场之乡,却没随 D 城官场之俗。因而成了孤家寡人,难免会有人朝你瞪眼睛,脚下伎绊儿……

挑担茶叶上北京 刘醒龙 (619)

丁镇长说这是县里布置下来的,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完成。这事不要向外张扬,避免产生不利影响,将来哪个村里出了漏了,就找哪个村里的干部追究责任。

老方告诉石得宝,现在党的三大优良传统的提法已经变了,叫做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采冬茶的事就是为了密切联系领导。

老方说,那打电话的人说北京有个从前给光绪皇帝看病的老中医开了一个偏方,但要用病人家乡的茶叶做药引子。

县文化馆虽然是个很无聊的单位,但在那里拿工资的人一大半是县里头头的子女,上班时唱歌跳舞,画画照相,水平高点的就写诗写小说,活的不知道有多潇洒?

人之初 陈世旭 (671)

人之初,性本善,先生教我捉黄鳝.....

有一天他把眼睛贴着那个小洞,观察得出神入化的时候,一位撞进来的先生发现了他的秘密。

龙局长有点胆怯,是真正的局长夫人鼓舞起了他的勇气,她的随机应变,使他深刻认识到了任何多情的女人在欺骗丈夫这一点都是天才。

公安局的值班人员送走这对浪漫得不无辛酸的夫妻之后,请龙局长留步.....

鱼拓 陈世旭 (690)

王者香前面两位丈夫,一个结婚一年多出了车祸,另一个同她在一块儿的时间长些,癌症从发现到扩散致命,拖了好几年。这两位丈夫的职务都不算小,即使第三次结婚,王者香也决心不能抵于这个水平。除了厅局级以上的干部,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王者香看见那位歌唱演员差不多偎在首长那边的肩头上了,便也靠上去,让自己的一边臂膀紧挨着首长的臂膀。她感觉到太阳般的温暖,感觉到自己此时此刻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之一,感觉到自己依靠着一座山岳,也随着高大起来。

赵敬一作正色状,心里则极惬意。他想起小时候听过的故事:人家让他去做宰相,他不干,就乐意呆在山林野泽里钓鱼,哪怕这就像缩在泥巴里的乌龟……

顾长根的最后生活 王祥夫 (720)

顾长根一眼就看出这两个警察用胳膊搂着两个小姐说说笑笑,从里边出来是什么意思了,时间又是这么早……

他们两个也都看到了从下边走进院子的顾长根,没有想到顾长根这老头儿居然会在走到他们跟前时一下子火了起来。

好家伙,一个还不够,要两个……这简直是惊人的成绩!一想到这儿,他觉着自己两腿之间又有了动静,那动静要不就不来,要来就一下子来了。

她们的生活总是颠倒的，就好像他们的嘴和生殖器一样总是两相颠倒着……

夏日落…………… 阎连科 (772)

指导员说其实想当官也不难，官道有两条，看你找不找。明道是凭实干和才华，暗道三个字：不要脸。

高保新说人死了，再说也没有用，现在的事情明摆着，不管他是什么原因死掉的，留给三连的，就是我受处分或转业。

连长说我有个亲戚，当兵在东北是少尉排长，打靶时他对连长说当兵真没劲，连长说没劲你去死！他抽枪就往自己太阳穴上开了枪……

清白的红生…………… 张继 (845)

红生到玉米地里去锄草，路过王田家的玉米地时，红生看见村长正在和王田的女人小叶在地头的沟里睡觉，村长的力气可能小一点，小叶连叫声都没有……

村长说：“红生，你就是说出去了我也不怕，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我大小也是官，什么都不会怕的。”

老百姓眼里：官场根本就是粪窖，进去了就莫想有一个清身……

官 欲

肖仁福

—

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最近被提拔到下面县里做了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这样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便空了出来，这样在组织部干了两年科员三年副主任科员四年副主任的钟开泰就有了一线希望。

也就在钟开泰满怀希望的时候，严部长的秘书把他喊进了部长室。那会钟开泰正在编写《组织工作简报》，准备早点编印出来，早点呈送给市委领导以及寄发给上面的省委组织部和下面的县区组织部。这份简报过去一直由主任亲自编写，钟开泰只帮着搞搞校对什么的，主任走后，严部长见好几个星期没出简报了，就嘱咐钟开泰把这份工作接过去。当时钟开泰心里就热了一下，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所以严部长的秘书走进办公室，客客气气喊了声钟主任，而且径直向钟开泰走过来的时候，钟开泰的眼睛就陡地亮了，不自觉地放下手中的笔，兀地站了起来。也许是这些比预料中的要来得快，钟开泰那份本来是深藏着的迫切和急不可待便有些无法自抑。因此待严部长的秘书口中吐出严部长三个字，钟开泰就仿佛被一股什么神奇的力量托起来，整个身子似

乎已离开了地面。钟开泰几乎是悬浮着离开办公室，飘向部长室的。

进了部长室，钟开泰依然没回过神来，在严部长的桌旁愣着，不知是站着好还是坐着好。一双手也变得多余起来，放到前面不是，放到后面也不是。照理办公室副主任免不了要经常跟单位的头儿见面，钟开泰应该说没什么好拘束的。可组织部不是一般意义的单位，组织部长更不是一般意义的单位的头儿，组织部长可是市委常委，是一个位显权重的市委领导，他的地位和他的威严不免让人敬而远之，何况平时部长的应酬多，这检查那考察，这指示那报告，没停没歇，够他对付了，是没有太多时间在部里呆的，部里除了那几个要害科室的科长主任跟他直接打交道外，副科长副主任以下的干部难得有多少正面接触。因此钟开泰面对着严部长的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坐在他面前的不是自己单位的头儿，而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堂堂市委大领导。

严部长也许意识到了钟开泰的不自在，抬起手来，朝对面的沙发摆了摆，笑着说，坐下来吧，客不坐主不安嘛。钟开泰这才后退一步，坐到沙发的边沿上。只听严部长又亲切地说，小钟今年三十五了吧？钟开泰点头犹如鸡啄米，心里感激严部长竟然连他的年龄都那么清楚。只听严部长又说，三十五正是干事业的好年华啊，我要年轻十五岁，也是你这个年龄，做梦都会笑出声的。严部长一席话，让钟开泰有所放松，他这才镇定了一下，壮着声音说，部长您也正当年富力强啊。严部长说，哪里哪里，今不如昔了。

还聊了些别的，这样严部长才言归正传：小钟，你看你们的主任到县里任职去了，办公室一摊子不能少了牵头的，部务会的意思，就先由你负责吧，你人年轻，我相信你会打开局面的。闻

言，钟开泰身上就像浸饱了水的面包，不由自主地膨胀起来，眼睛也仿佛刚充足了电，变得目光如炬了。不过钟开泰也不是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了，又在组织部呆了那么久，见的世面自然也不少，已经学会了自我控制。他立刻把情绪调整到最佳状态，笑望着严部长说，感谢严部长的信任，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领导的殷切期望。

从部长室出来后，钟开泰莫名地就觉得这个平时死气沉闷的组织部，今天突然变得鲜活和富有生气了。不说别的，单说过道墙壁上那块宽大的政务公开栏，本来那些标记着领导分工和科室职责的宋体字，要说多古板就有多古板，现在不知怎么的显得生动活泼了，每一个字体都像一只灵动的似要飞起来的小鸟。就连每一个从过道上走过的同事的脸上都呈现着真诚和友善，而平时钟开泰总觉得他们满脸都是虚伪和假仁假义。

钟开泰还碰见了借调在组织部属下的党员电教站的胡小云。胡小云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灿若星辰，钟开泰总觉得里面暗含了对自己的仰慕和崇拜，也不知这是钟开泰自作多情，还是事实果真如此。胡小云是电台的播音员，模样俊俏，一口流利甜蜜的普通话曾令多少听众倾倒着迷。上一任部长非常重视党员宣传教育工作，为了充实电教站的力量，特意从电台借调了胡小云，还做了以后正式调进来的打算。不想那位部长临时异动，换了严部长，严部长对党员宣教工作没有前任热心，胡小云的调动也就搁了下来。不过胡小云没有泄气，工作照样卖力，不但在播音上苦下工夫，还主动去找优秀党员的素材，做好几期叫得响的节目，竟然受到了省委组织部的好评。胡小云自知自己的弱项是文字功夫还欠点火候，于是常常找到钟开泰，左一声钟主任右一声钟主任的，喊得十分亲切，让钟开泰帮忙修改台本。两人的关系也就比

别的同事多一层默契，后来即使没有台本需要修改，胡小云也爱往钟开泰这里走。

这天胡小云也在钟开泰脸上发现了什么，她笑着说，今天你气色好爽的，在哪里吃了免费午餐？钟开泰停下往办公室迈的步子，笑望着胡小云说，你没请，哪来免费午餐？说着进了办公室，想坐下静心编完桌上的简报，同时控制一下心头的兴奋劲。胡小云还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她偏了头望望斜对面那仍然半开着的部长室的门，尔后走向钟开泰，附在他耳边轻声道，是不是要进步了？钟开泰明显地感觉到了胡小云那女孩特有的温馨的气息，身上不由得就软了一下，好想把那颗风情万种的头揽住，贴到自己的胸前。但钟开泰立即清醒过来，躲开胡小云，冷静地说，小云你可不要乱说。胡小云就意识到自己的举止有些过分，组织部可不是乱说乱动的地方。于是抬头瞧一眼对面办公桌上正低头看材料的小张，咂咂舌头，轻手轻脚出了办公室。

钟开泰还在桌旁呆坐着，桌上的简报稿子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过了好一阵，钟开泰才望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见下班的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了，就跟小张说了一声，出了办公楼。夕阳尤在，街口那来来往往的车辆金光闪闪的，令人兴奋。钟开泰本来过了唱流行歌曲的年龄，此时也哼起电视里常播放的一首流行曲：车来车往，车来车往……哼着哼着，不自觉就来到一棵古槐下，转身进了街边的农贸市场。等钟开泰从农贸市场走出来时，手上已提了一大包东西。嘴上还哼着车来车往。没走上两步，后面徐徐开过来一辆的士，在钟开泰身边连鸣了几声喇叭，不知是请他上车还是要他让路。向来很少花钱坐的士的钟开泰，一时豪气顿生，有些夸张地向的士扬一扬手，的士还没停稳，就伸手拉开车门，低头钻了进去。

等老婆周春雨和儿子陆续回到家里，钟开泰已将做好的饭菜端上了桌子。菜已不是平时的一菜一汤，有飘香鸡，黄闷鱼，腊香肠，有老婆和儿子最爱吃的肉末炒酸豆角。还摆了两个高脚杯，倒上刚买回来的长城干红葡萄酒，然后在每个杯子里都放上一块切成薄片的柠檬。周春雨很是奇怪，平时这个钟开泰几乎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今天突然变得这么不同凡响，是不是地球转错了方向？她望望钟开泰，说，你今天没有在街上捡到钱包吧？钟开泰笑而不语，举起杯子跟老婆碰碰，先喝了一大口。周春雨又说，见到了婚外恋人？闻言，钟开泰还真的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胡小云。只是钟开泰心里清楚得很，他跟胡小云还没到婚外恋人那个层次。钟开泰于是斜一眼周春雨，冷冷地说，你的想象力莫非就这么小儿科么？儿子这时抓着鸡把子咬了一口，又拿过妈妈的杯子，学大人样喝下一口，然后说，我知道爸爸今天一定得了表扬。钟开泰笑问儿子：何以见得？儿子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哪个得了老师表扬就要请同学们的客。周春雨说，你爸那么落后，谁表扬他？儿子说，爸爸没得表扬怎么会请我们？钟开泰说，还是儿子聪明，不过爸这可比得表扬还要重要。

夜里把儿子安顿睡下后，钟开泰和周春雨进了属于他两人的大卧室。钟开泰想有所作为，周春雨把他推开，娇嗔道，你别美，吃饭时我提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哩。钟开泰笑嘻嘻道，那要看你表现得如何。周春雨见这个平时总是萎靡不振的钟开泰今天这么兴高采烈，也就不想败了他的兴致，便风情万种地偎进他的怀里。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天晚上钟开泰发挥得格外充分，两人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事后钟开泰才吐露了真情，算是对周春雨的报答。钟开泰先说了严部长把他喊进部长室时的情形，接着清了清嗓子，学着严部长的腔调说道，小钟，你看老主任支教

去了，办公室一摊子不能少了牵头的，部务会的意思，就先由你负责吧，你人年轻，我相信你会打开局面的。周春雨听了，很开心地在钟开泰肩上咬一口，两人又翻云覆雨了一回。

二

钟开泰就这样成了组织部办公室负责的。

这负责两个字虽然既普通又平常，但这几天钟开泰却明显地感觉出了它们给自己带来的某些变化。这两个字没跟自己联系上之前，他在办公室里也就领导着小张做点上传下达，汇总汇总情况，起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稿和接待一下基层普通群众来信来访的不起眼的小事。现在不同了，不仅直接呈送给省委组织部和市委领导包括严部长在内的《组织工作简报》要他编发，而且有资格参加部分会了，分管市直和县区党政官员考核任免的干部一科二科下发的任免通知等重要文件要由他钟开泰审核签发，另外严部长要找部门头头谈话什么的，钟开泰也得出面具体联系安排。连组织部的财权也掌握在了钟开泰手上，领导用车得他派，哪个科室要购置办公用品或出差什么的开支要请他审批报销。钟开泰一下子从机关的边缘人变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是大权在握的干部一科二科的科长，平时根本就没把钟开泰这个小小的办公室副主任放在眼里，现在因为有求于他，对他也格外客气，笑脸相迎了。

钟开泰的自我感觉就好得不得了了。有一阵，他甚至以为自己可以和干部一科二科的科长平起平坐了。但很快钟开泰就意识到自己幼稚得实在有些好笑。说来还得感谢那位懵懵懂懂的昏暮敲门的县委副书记。那天晚上，钟开泰正在和周春雨看电视连续

剧《笑傲江湖》。钟开泰本来对金庸小说和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没有兴趣，但周春雨却是个金庸迷，钟开泰只得奉陪。钟开泰正看得興味索然，忽然有人轻轻敲响了房门。这时已经过了10点，钟开泰凭直觉意识到这个时候来敲门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角色。钟开泰在这栋组织部的宿舍楼里住了七八年了，平时除几位亲戚和不多的几个要好的朋友来走走，其他人是难得进这个门的。就是这些亲戚朋友要来，也会是9点以前来，而且先会电话告知。钟开泰暗忖，是不是自己在办公室负责，有人求上门来了？有人求才显示得出你的实力啊。钟开泰一阵窃喜，从沙发上蹦起来，箭一样射向门边。习惯性地往猫眼上一瞧，但见明晃晃的楼下站着一个个高高大大的汉子，手上还提着一个食品袋。钟开泰认识他，是县里一个分管党群的正书记，这段时间天天往组织部跑，据说该县的县长要进市里某局当局长，他有心想顶替上去。钟开泰心里说，这个家伙真灵性，我一负责办公室他就找上门来了，大概他是无法靠近严部长，才来走我这条绝径，算他没找错人，安排他和严部长见一次把面，我还是有办法的。

人也就是怪，那些天天门庭若市的有权人，不堪忍受惯于昏暮敲门的人的滋扰，门上一有动静就心惊肉跳，而像钟开泰这类向来无人问津的边缘人，忽然有人找上门来了，则不免浮想联翩，受宠若惊起来。当下钟开泰就感激地颤着双手开了门，真诚地向那副书记笑道，哎呀，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大书记您哪，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那位副书记当时就木了，愣怔着站在门口，像是从没见过钟开泰似的。事实是今天上午他还在组织部办公室门口跟钟开泰十分热情地握过手。钟开泰还以为他是胆怯，鼓励道，有事吗？有事进屋说吧。这时对方才刚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咕哝道，这不是邓科长家呀？然后悻悻地转身，提着手